



台湾留法艺术硕士讲
如何欣赏和指导孩子画画
如何引导孩子萌动的审美

许多孩子， 许多月亮

以涂鸦对抗填鸭

蓝剑虹 著

东方出版社

每个喜欢画画的孩子，都需要一双懂得欣赏的眼睛



上架建议 家庭教育 / 艺术

ISBN 978-7-5060-3991-8



9 787506 039918 >

定价：32.00元

许多孩子， 许多月亮

蓝剑虹 著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许多孩子,许多月亮/蓝剑虹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ISBN 978-7-5060-3991-8

I. ①许… II. ①蓝…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1322 号

本书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本书版权由晴天出版有限公司正式授权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0406 号

许多孩子,许多月亮

作 者: 蓝剑虹

责任编辑: 姬 利 王高婷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3991-8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46660 (南方)

(010) 65136418 65243313 (北方)

团购电话: (010) 65245857 65230553 6527686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66204

目录

自序 我在舔那个甜嘛！ 1

01	许多孩子，许多月亮	4
02	看见一个形状的方法	10
03	孩子，希望的守护者	14
04	可见与不可见	20
05	空白与无所不有	26
06	明亮的黑夜	32
07	孩子和动物之间	38
08	发明自己	44
09	宝特瓶与光剑	50
10	四岁养乐多	58
11	在舌头上斗牛	64
12	从“指兔为猫”说起	70
13	抽象，其实不抽象	76
14	表面工夫	82
15	自己走路，大海走路	88

16	生活在他方	94
17	摔盘子的技术	100
18	看见和想象	106
19	单纯的观看	112
20	大象蛋、棒棒糖人 and 小师父	118
21	细节	126
22	业余爱好者	134
23	把熊放进一只手套的方法	142
24	不听话孩子的画, I: 小提琴和大便巨人	148
25	不听话孩子的画, II: 自由的练习题	154
26	蜜蜂草、下雨花、三海三手	160
27	孩子如蛹, I: 单纯与复杂	166
28	孩子如蛹, II: 无的放矢和不可能性	172
29	教与学	180
30	缓慢	188

我在舔那个甜嘛！

写了《爱弥儿》的卢梭说：“当小孩为了爱钱而爱钱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小孩了。”这意思是说，小孩喜欢糖，所以会想要有钱买糖吃，这个时候他是小孩，因为他之所以想要钱，是为了有糖可以吃。可是，如果他是为了钱而爱钱，这时候，他就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本真的事物（糖），被换取糖的方法、手段（钱）所替代了。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扩展到其他领域去。小孩有很多种，有的喜欢数字的变化，有的喜欢文字的召唤能力，有的喜欢声音的美妙，有的喜欢颜色、线条，或是喜欢听起来很好笑的外国话，还有些喜欢动动跳跳和喜欢很多奇怪有趣的事情，就像小孩爱吃糖一样。由喜欢进展到学习，这个时候，就有了教育的出现。透过教育，人可以让他天生喜爱的性向、兴趣达到更好的发展。

可是，教育像钱一样，是一种方式、方法。它是用来协助人发展他自身的技术。如果我们为了教育而教育，凡事都要询问有何教育意义，那我们就丧失了本真的状态了。钱是一种货币价值，它将所有物品，不管是一根棒棒糖、一本故事书或是一辆脚踏车，通通转换成数字。当教育失去其本真状态，失去它作为一种协助人发展的技术、知识和探讨时，它就堕落变成了分数。分数像钱一样，把孩子喜欢的东西，英文、数学、画画、体育等等，都转化成数字。当大人、教学者和孩子自己，都是为了分数而学习的时候，就像为了爱钱而爱钱一样，教育背叛了孩子，而一切都变质了，就像卢梭所说的，堕落了，丧失了本真，也不再是小孩了。

可以举个真实的小故事来说明“感受”。一天，给了小孩一颗牛奶糖。他含了糖，半天不作响，我问：“怎么了？”我担心是否被糖噎住了。过了至少有半分钟以上吧，他嘴部肌肉动了动，好像那时才回过神来，空出嘴和舌头，悠然地回了我一句：“哎哟，我在舔那个甜嘛！”这个回答是对“品味”——更是对“美学”一词的最本真的解释。因为所谓“美学”其实和“美”或是“丑”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古希腊辞源“*aisthêtikos*”，就是指“感受”（*affect, feel, taste*），是对各种不同事物、状态的体会。艺术教育即是在于此一培养感受能力的教育。透过感受能力的发展，让他所喜爱的东西更能和他结合成一个个体，让他所喜爱的东西完全融入他自身的发展之中，成为一种气质、个性，并从持续成熟发展的状态中散发出此一气质、品行。

此外，从“感受”出发才能理解真正的“差异”这个概念，使这个可能抽象的概念获得其具体性。最能说明感受和差异的密切联系的故事之一，是美国作家瑟伯（J. Thurber）的Many Moons。正确的中译是《许多月亮》。这个又简单也复杂的故事在说，小公主想要天上的月亮，希望国王把月亮摘下来给她。国王询问了很多，但是每个人对月亮的描述不同，而且也都无法将月亮摘下。小丑知道后，心想，既然每个人对月亮的描述不同，那何不问一下小公主的想法呢？小丑问了小公主。小公主伸出大拇指打量了月亮后，说：“月亮是圆的、金色的、比我的拇指头大一点的。”三个形容词，也是她对月亮的三个感受。小丑于是请工匠用金子打造了一个圆的、比小公主拇指头大一点的金色月亮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故事接下来的发展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也就是何以会有许多月亮。小公主开心了，可是，国王还在担心，因为，等到晚上月亮出来了，小公主就会知道月亮并没有被摘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小丑再度询问小公主：“月亮已经被摘下来了，可是，为什么天上还有一个月亮？”小公主笑着说：“连这个你也不知道？牙齿掉了会再长出新的。月亮被摘下来之后，原来的地方还会长出新的月亮啊！”

这是什么意思？只是孩子神话式的自我解释吗？不是。因为，每一次我们观看、打量和感受月亮时，它都不会一样，每次的“摘取”都是新的月亮。就像作家博尔赫斯说的，有时月亮是“一望无际之中的淡橙色”，有时则是“黑暗之中圆圆高耸地没入云白色的亮”。试想，我们在每年不同的中秋节看月亮的感受是否不同？在儿时看和成年之后看，还有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的人一起看，这些不同的看，是否每次都有不同的“月亮感受”。月亮不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随着时间、地点、心境等的不同，月随心转。这样，我们就看到，从感受出发的看，可以导出无数的差异时刻。而且，更重要的是，差异性不仅指两者之间的差异，它更指自身的差异。这是一种生成性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只是我和他人是不一样的，自己也在不断地处于自我差异化的过程中：我自身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植根于感受，于活生生流动的节奏之中在变化着。

一颗糖、一弯月亮、一幅画，莫不都也是如此？而每个孩子不更是如此吗？糖、月亮和图画都值得细细品味和感受，每一个孩子不都更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台湾地区是一个严重缺乏美学、缺乏感受和缺乏差异性的地方。学校中依然以制服、发禁和更受批评的单一化课程和分数取向来压制

差异性。在诸多的压制言论中，压制者描绘或是企图以一种理想性来说服被压制者：孩子该有孩子的样子，学生该有学生的样子，等等。放弃这种理想性吧！当大哲学家柏拉图描绘其理想国时，他首要的就是将艺术家驱逐出去。电影导演高达提醒我们小心这种理想国政治：仔细看，所有理想国的论述中，艺术家在其中都没有任何位置！艺术与政治何干呢？为何成为理想国度的眼中钉呢？不为什么，就只因为它真正差异性的解放者。恰恰差异性正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基石，而且，要提醒注意的是，民主政治远非是一种理想国政治，它甚至是对理想国政治和理想国教育的扬弃。对于最后这一点，我们都还体会不够深刻，远远不够。

如果之所以提出上述看似偏离所谓美术教育的论点，乃是因为今日所处的整体人文环境的日趋异化。此一异化的根源之一，正在于感受的丧失或是说教育方式替代、背叛了感受和对差异性的无知和压抑。一个例证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许多月亮》，它被翻译成中文时，就被硬生生地改成《公主的月亮》，“许多”不见了，“差异”也就不见了。这反映了我们内心对“许多”，对“差异”的恐惧。

希望本书能为此已被抹拭的差异性正名，里面的书写来自面对许多孩子的多样性、差异性，也是关于感受力的多变节奏的流动样貌。希望当我们在众多繁忙中遗失了与本真性的联系时，透过孩子和他们的画，我们得以寻回这股本真感受的流动和接纳差异。那时，我们将可以看见“许多孩子和许多月亮”。

剑虹 2009 夏 台南

许多孩子，许多月亮

扬弃那些图像模板，让孩子自己去替世界万物重新命名。
世界上有许多鲸鱼、许多月亮和许多孩子。

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画画是一种先于语言文字之前的活动。这是什么意思？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来知道一下什么是“螃蟹”。螃蟹的命名来自于螃蟹在沙滩上爬行留下痕迹而来。而“书写”一词的本意，也是刮擦出痕迹的意思。¹在中文里，“文”一字，也是花纹、纹饰的意思。这里我们看到，文字和纹路、花纹（乃至图案）的共同起源之处。透过这只“螃蟹”，让我们可以一窥语言文字被制造出来之前的活动状态，或是说一种自发的创造活动。

再看看其他的例子。哲学家卡西勒在《语言与神话》里说，“月亮”在希腊文中被称为：“度量之物”，因为，其阴晴圆缺可度量时间（在古波斯文中，称为“时光的镜子”）；在拉丁文中则为“发光之物”（luna）。他又说，“大象”，有时被称为“喝两倍水的”或是“两只牙的”，更有时被称作为“有手的”。有手的，这当然是因为他的鼻子具有手的功能。²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在命名的活动中，我们问一个问题，那个东西是什么？事物的名称，根据回答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月亮是什么？是会发光的，或是用来度量时间的，答案不同，名称也就随之不同。而绘画呢？我们知道绘画是以“相似性”来表现。因此在画画的活动中，我们所问的问题是，那个东西像什么？根据我们对事物的感受的不同，我们也就有不同的图像。

月亮像什么？随着不同的感受，我们就可以有“许多月亮”。我想，这就是美国当代作家瑟伯那个著名儿童故事《许多月亮》所要说的。³故事里，小公主开口向国王要一颗月亮。所有的人都伤透了脑筋。没有人有办法解决，除了小丑。小丑去问了公主一个问题：“月亮像什么？”小公主举起手用她的拇指打量一下那个在树梢上的月亮说：“比拇指头小一点，圆圆，金色的”。于是，小丑要工匠用金子打造了一个圆圆小小的、比拇指小一点的“月亮”，让公主当项链挂着。故事到此尚未结束。小公主高

1. 《万物之名》：马可李罗：p.4。
2. 《语言与神话》：卡西勒：桂冠：p.30。
3. *Many Moons*：中译本为《公主的月亮》：和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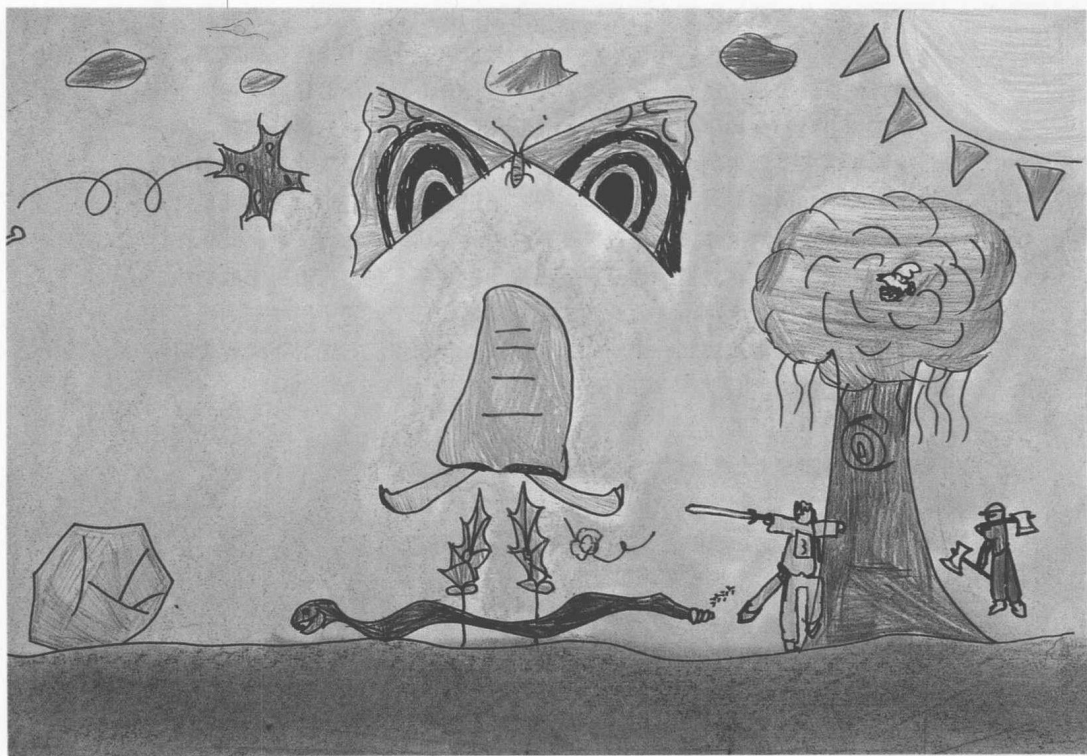
兴了，可是其他人还是在伤脑筋，因为他们担心到了晚上，公主会发现月亮还在天上。小丑又去问了小公主，我已经将月亮摘下来挂在你脖子上，那为什么天上现在还有一个月亮？小公主很开心地对小丑说：“连这个你也不知道吗？牙掉了会再长出新的，花谢了明年还会再开出新的花，月亮被摘了下来，原来的地方就会再长出一个新的月亮啊。”会再长出新的月亮！在感知的领域内，我们可以每天打造出新的月亮。这个工作就是诗人和画家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孩子在画画时的实质活动状态。画画就是在打造出新的感受，将我们的感受呈现出来，用线条、色彩打造出来的物体，也就是画，它与固定不变的认知无关，而是和每个人和不同时刻的感受有关。每一张画都代表着一个新的物体的诞生和制作。它绝对不需要去附属在现实物体之下。



①

●《水果人》；徐浩翔

绘画是这么样一种前语言的想象活动。
在感知的领域内，我们可以每天打造出新的月亮。



○《脸》：洪晋伟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个事物的形象的制作，并不是指向事物本身，而是指向我们对事物的感受。在绘画的活动中，透过相似性，不同的事物可相互连接和变换。这就是“模拟”的运作方式。我们也可以从孩子在语言中的最初活动状况来理解这个运作方式。我们会告知孩子什么事物叫做什么名称。在平交道前看了火车快速通过，我告诉那时三岁的Felix说，那是“火车”。但是，对他而言，什么是“火车”？接下来，我发现他会把有遮棚的天桥，或是其他任何有长长形状相互连接的物体，通通叫做火车；甚至，有一次他把一座外形怪异、有许多外露巨大金属管的钢铁工厂也叫做火车。很明显的，他是把他对火车的印象感受连接到其他带给他同样感受的物体上面去了。像故事中的小公主一样，小孩从他眼前快速通过的火车中撷取出几个感受来：长条相互连接、金属感、庞大巨型物等等。



●《月亮国》：陈柏绪（李孟峰老师指导）

那个东西像什么？

根据我们对事物的感受的不同，我们也就有不同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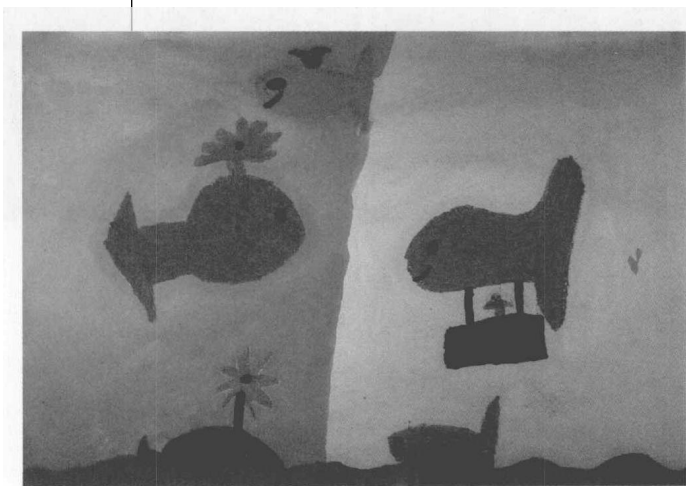
月亮像什么？

随着不同的感受，我们就可以有“许多月亮”。

所以，他就可以把长条形、相互连接乃至金属怪异之庞然大物的钢铁厂等等，都称之为火车了。这其中除了感受之外，难道没有道理存在吗？想想是有的。火车不就是钢铁工业的象征吗？此外，他也发现将散落地上的有色铅笔排列成首尾连接状，就可以形成“火车”。孩子是透过相似模拟的游戏来认识世界。有一次，我发现Félix做出不断眨眼、吐舌并发出连续短音的怪动作。后来发现，他是正在模拟对街闪烁的霓虹灯招牌，仔细对照，其节奏一呼一应竟极神似。想象的逻辑如此神奇，竟可让不同的事

物相似而彼此连接。哲学家德勒兹（G. Deleuze）说过：“事物因其不相似而相似。”其原因正在于两个外形不相似的东西，可以透过节奏、感受而相互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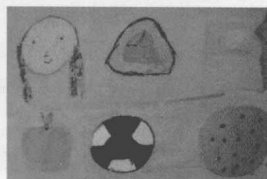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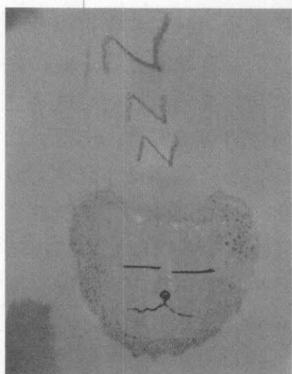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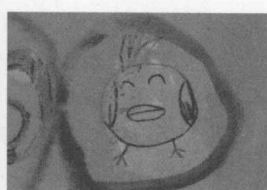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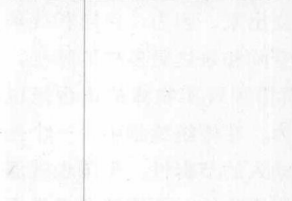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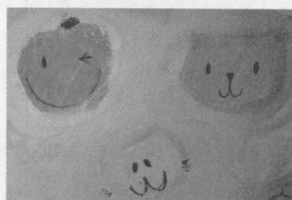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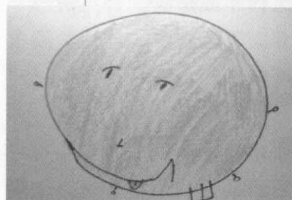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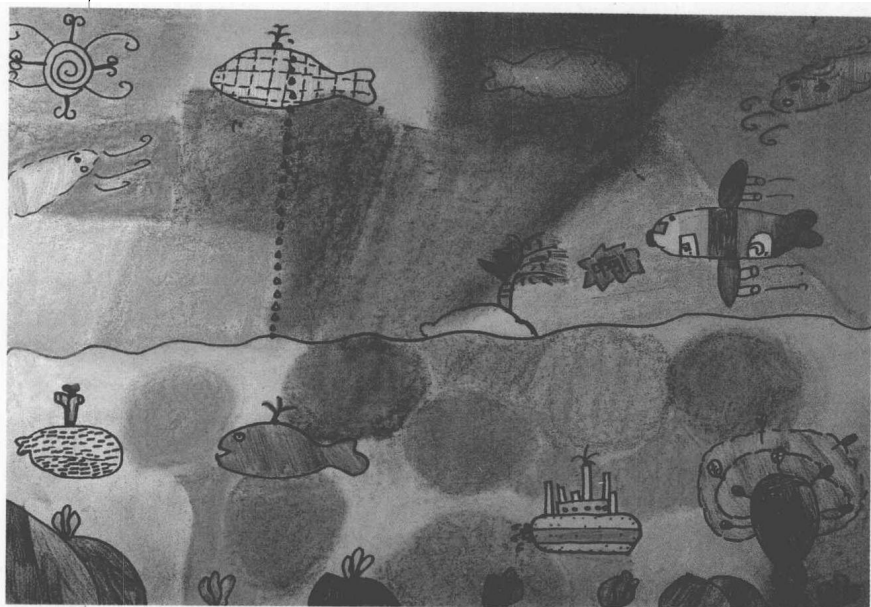
构成绘画中的节奏的东西，正是：色彩和线条。不同的物体经过线条、色彩的转换、制作，可以将水果组成一个跳舞的人（图1）；让我们可以有蝴蝶飞过的天空，看见一张脸（图2）。月亮是弯的：所以柏缙的《月亮国》就抽离出月亮的弯曲线条，运作在画面的每一个物体之中，让月、云和山相似成景，每一片云、每一个山坳乃至水影，都笼罩于弯弯的节奏之中（图3）；庭宜的《五条鲸鱼》（图4）像Félix的“火车们”呈现了五种看见“鲸鱼”的不同方法，我们还可以试着数数看，欣赏的《许多鲸鱼》里到底有几条鲸鱼（图5）。绘画是这么样一种前语言的想象活动。扬弃那些图像模板，让孩子自己去替世界万物重新命名。世界上有许多鲸鱼、许多月亮和许多孩子。



4

○《五条鲸鱼》；游庭宜

有多少个孩子就有多少个月亮：孩子是调皮的，所以会有“做鬼脸月亮”（图6）；孩子有像红苹果的微笑，所以就有“红苹果笑脸月亮”（图7）；月亮爬得慢，像蜗牛，所以有“蜗牛月亮”（图8）；月亮黄黄像刚出生的黄毛小鸡，所以有“黄毛小鸡月亮”（图9）；好吃的小孩和好动的小孩，会有“三角饭团月亮”和“足球月亮”（图10）；最后，月亮还会像我的小熊一样睡着了，那就有了“小熊月亮”（图11）。是的，没有错：许多孩子，许多月亮。



- 5. 《许多鲸鱼》；蔡欣歆
- 6. 《做鬼脸月亮》
- 7. 《红苹果笑脸月亮和小猫月亮》
- 8. 《蜗牛月亮和弯刀月亮》
- 9. 《黄毛小鸡月亮》
- 10. 《三角饭团月亮、足球月亮、女孩月亮、饼干月亮》
- 11. 《睡着的小熊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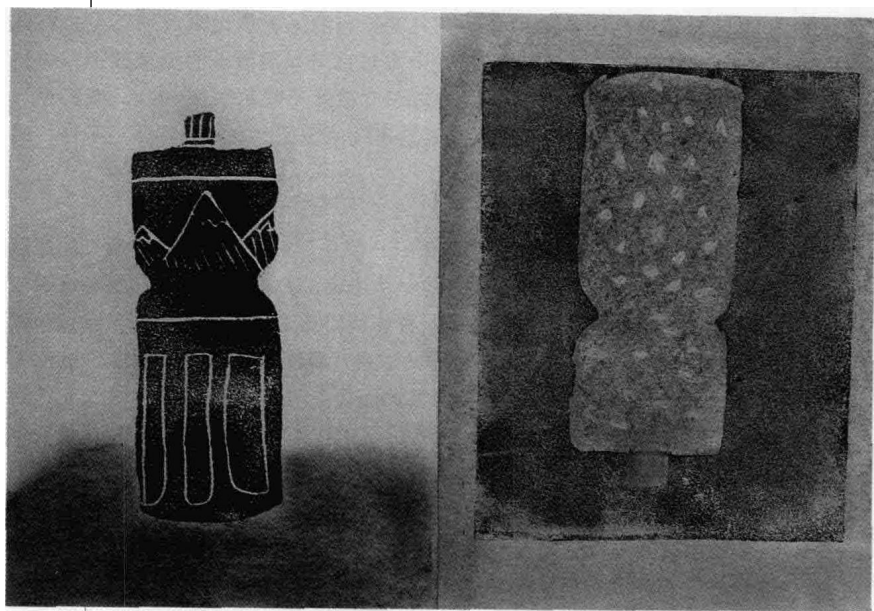
(图6至11, 由叶雅瑄、陈宜蕻、叶建纬、陈峰彬、陈苡竹、陈颢竹集体创作)

看见一个形状的方法

孩子都喜欢倒立，倒过来看，
他们能看出一个形状、一张脸，倒过来的脸还会出现
另一张脸，那眼，正在以另一个角度打量世界。

有位女士看了野兽派画家马蒂斯（H. Matisse）的画，告诉画家：“画得很好，可是，画中女人的手臂肯定太长了些。”画家很有礼貌地回答：“夫人，那不是女人，那是一张画。”画家的这个回答是说，他的目的是希望人们看见的是画面本身的色彩线条的美感，而非某个现实物体（女人）的再现。为了达到和马蒂斯同样的目的，德国当代画家巴塞利茨（G. Baselitz）就不像马蒂斯这么有礼貌了。他直接把画好的画，通通倒挂。画家说，他想借此让观众去单纯地看到画本身。因为，他说，当观众看到画中有一头牛或是一只狗的时候，总是只想到牛或是狗，甚至更进一步地去猜想这牛或是狗有什么意义没有，而不会去看画本身。他认为要去除此类不必要的联想的最好方法，就是直接把画倒挂。

画家把画倒挂，就是为了让观者能直接看到画面本身，而不是看到牛或是狗，或是去想它们的意义。现代画家所尽力在做的事之一，就是想办法剥除现实的空间和拘束，让色彩和线条能解放独立出来，因为，色彩和线条能构成独立的节奏和韵律，以组织出许多新的空间和表达更多样的感受，色彩和线条就可以类似于音符一样，而无须得借用现实物体的再现来说话。这件事，它同时是传统的也是革新的。因为，在传统绘画中，一个画得很逼真的物体，如果其造型色彩不能组织出动人的节奏性，那画也就僵了。是革新的，因为，色彩线条不需要去符合现实物体，不需要考虑像不像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专注于色彩线条的营造。这其实一点也不抽象，因为这能让很多人能更接近绘画，体验调弄色彩的乐趣。我们或许可以想一下漆油漆这件事，只是单纯好看的颜色，涂刷它们其实就有乐趣。或比如说孩子们，他们轻易地就能沉浸于单纯色彩的涂抹和变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儿童画的重视也是在现代绘画出现之后才有可能的事。但是，如果巴塞利茨仍要求把画倒挂，那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个像不像、有意义或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依旧还在那里纠缠着我们。孩子也不例外，尤其在这个3D影像横行的文化里，我们甚至早已遗忘中国绘画向来抵制西方透视法的传统。孩子看到一幅画，也老是想到那是一只牛或是一只狗的问题，而无法清楚看见是那色彩、形状的营造才带给他美感，而不是因为那是牛或是狗的原因。



◉《宝特瓶与巧克力棒冰》：黄昭维

倒立，目的不是颠覆，而是解放，
将熟悉的世界景象倒掉，采取一个疏离的角度，让另外的可能性
得以出现，让我们得以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样貌。

设计一个让孩子只看见形状的课，进行一个小手术，将描绘的物体和其形状剥离开来看。我们使用了版画，将描绘好的物像，利用铅笔的尖端慢慢地从珍珠板上割取出来，这样在原来的板子上就产生了一个空的形状。这两个板，描绘有物象的版和空缺形状的版，我们可以称第一个版为“子版”，第二个版为“母版”，因为这个母版可以再生产出不同于子版的图像来。将这两个版分开印制在不同纸上，这是第一个步骤。好，那现在有了两张图，两种不一样的空白：一种是围绕在图像周围的空白，另一种是那个图像所留下或是说产生那个图像的空白。我们可以简单地将第一张图完成，而重点在第二张图。我们要从这个“母版”中看见另一个与子版不同的形象来。母版中的空白，并非只能是空白，并非只是原来图像的空白剪影。空白不是没有，而是一个母体，其中存在着很多可能性。为了看见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采用巴塞利茨的倒挂方式，将这个空白倒过来看。在倒过来的同时，我们也将存在脑中的原初物体图像也“倒掉”了。